

鬼谷子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碧劍金鏢



碧剑金锁

鬼谷子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192千字 9印张

版 次 1990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266-0/I·134

定 价 3.70元

内 容 简 介

威镇江南的“三湘武馆”馆长、八卦金刀肖谷华奉朝廷之命，将一顶金冠护送给苗王。不料，却被自己的把兄弟、三青帮帮主周金堂设计截走，两人在相拼之中双双遭毒手。由此，围绕着一张“秘画”——反清组织天地会的联络图，天地会的义士、武林中的侠士、清廷的爪牙、黑道上的青鹰帮，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引起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故事。曲折的故事令人称奇，多难的命运又使人慨叹不已。

目 录

- 第 一 回 武陵道馆主亲护镖 倚天阁怪客三“趟水” ……(1)
- 第 二 回 凶侍卫一箭双雕 怪石林英雄喋血 ……(12)
- 第 三 回 报父仇再进武陵 中奸计少年被擒 ……(23)
- 第 四 回 清风穴力歼群魔 三佛堂义托重任 ……(37)
- 第 五 回 山风猎猎独闯摩崖 寒光闪闪剑削双刃 ……(49)
- 第 六 回 高陞客栈恶贼逞淫邪 白衣少年仗义救孤女 ……(57)
- 第 七 回 闻幽香喜情激荡 遭擒获险象环生 ……(67)
- 第 八 回 青鹰帮石洞施酷刑 肖馆主忍辱放恶贼 ……(78)
- 第 九 回 宴群雄金盆洗手 收义女归隐山林 ……(87)
- 第 十 回 守空房玉梅拭泪 中砂掌义士丧生 ……(97)
- 第 十 一 回 解秘画重重迷雾 采野菊脉脉柔情 ……(108)
- 第 十 二 回 逛酒楼醉后泄机密 盗秘画夜闯肖家楼 ……(119)
- 第 十 三 回 吆五喝六赌场入彀 青楼美妓浪子摄魂 ……(128)
- 第 十 四 回 宋正卿偷盗丝绢画 李神龙誓灭青鹰帮 ……(139)
- 第 十 五 回 慈恩寺求解秘画 印法僧袍拂金针 ……(147)
- 第 十 六 回 解梵文高僧圆寂 洗佛寺侍卫逞凶 ……(158)
- 第 十 七 回 肖长庭喜迎乞丐客 后阁楼惊失联络图 ……(168)
- 第 十 八 回 三小侠寺中遇强敌 飞蝗石山道击“疯魔” ……(178)
- 第 十 九 回 纯情少女险遭凌辱 武林怪客齐聚山庄 ……(187)
- 第 二 十 回 幽魂谷净空遭难 断魔崖群雄夺宝 ……(197)
- 第 二 十 一 回 往事缠绵柔肠百结 血染山崖蛮女殉情 ……(206)
- 第 二 十 二 回 金光潭宝藏化幻 锦纱帐终结良缘 ……(215)

第二十三回	振雄风武馆重开业	关帝庙铁盒传军情		(225)
第二十四回	一代英豪命丧毒针	青鹰贼子武馆寻衅		(234)
第二十五回	湘青楼三方接“宝”	鲍起豹心疑铁盒		(241)
第二十六回	中奸计怒逐师兄	动淫心轻薄师妹		(248)
第二十七回	灵官渡肖芝遇险	三湘馆力擒叛贼		(257)
第二十八回	鲍起豹调兵遣将	天心阁壮士缢城		(270)
第二十九回	碧剑金镖叛逆授首	金戈铁马群英扑城		(276)

第一回 武陵道馆主亲护镖 倚天阁怪客三“趟水”

“得得得得……”

清脆的马蹄声踏破武陵山清晨的静谧。斗折蛇行的山道上走来一支马帮。

共十余人。

皆风尘仆仆。一色商客打扮。每个人背上都背着个玄色麻布包袱，腰间别着“家伙”。胯下产于川康的名贵山马，翻山越岭，健蹄若飞。

为首的竟是个六旬老者，银须拂胸，面容清癯，却目光如炬，不怒而威。他腰间斜挎一把金刀，刀把上的红缨为山风撩起，轻轻飘拂。此刀如此华美，看上去一点不象是杀人的玩艺。

他们到底是何人？背上玄色包袱又装的什么？敢在这武陵道上大摇大摆独往独来？

武陵道是什么地方？

天高皇帝远！

千峰穿云，万壑生烟。一十八嗣苗王土司，三十六座山寨帮主，哪一处不是龙潭虎穴？

唉！谁又能说得清丧生在这条武陵道上的绿林豪客、武

林高手，还有过往客商竟有多少！

太阳从雪峰山顶升起了。漫道残阳如血，朝阳也有如血时，而且是刚从血管中喷出还没来得及凝固的鲜血，骨突突把个白皑皑的雪峰山头染得鲜红。

这时，马帮中殿后的那个三十多岁的商客，催马从后面赶来，到老者身边，附耳轻轻说了几句什么。一脸紧张神气。

老者不动声色，轻带缰绳，缓缓举起左手做了个手势，整个马帮行进速度立即慢了下来。商客们不约而同地伸手按住腰间的刀柄，不时掉头去望后面。

“把手从‘家伙’上放开！不许回头！”老者并未回头，却象长了后眼睛一样。

商客们立即将手从刀柄上放开，并且不再回头。

后面尘烟起处，三骑快马疾驰而来。前面的是一个四一多岁满脸络腮胡的黑大汉，中间的是一个单单瘦瘦的白面书生，后面的是一个矮墩墩古里八怪的红脸老头。这三骑人马一言不发从马帮旁掠过，仿佛视而不见一般。驰出一箭之地，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声夹着强劲的内力，震得山谷回响，枯枝坠断，竟如一阵狂风扫过！

那三匹马也跟着“呾——呾——”地长啸起来。啸声中四蹄腾空。刹时间，人马消逝在峰回路转处。而笑声、啸声还在空谷传响。

殿后的那位商客，再度催马来到老者身边，轻声道：“馆主，来者不善呀！我看是不是……”

长者挥手止住他，手拈长须，略事沉思，大声命令道：“亮出镖号！”

立即，十余骑商客的马鞍上都插上了一面小旗。小旗呈三角形，黄布做成，上面绣了一支黑色的金镖；背上背的包袱也反了一个面，上面赫然绣着四个醒目的大字——“三湘武馆”。

啊！原来这一彪人马是长沙府赫赫有名的“三湘武馆”的镖师？那么，这位被称做馆主的老者就应该是威镇江南的“三湘武馆”馆主八卦金刀肖谷华了？

可是——“三湘武馆”做人行事，从来讲究光明磊落，从不藏名隐姓，这次，为何搞得如此神神秘秘？

马帮又逶迤前进了。

肖谷华端坐马上，手按金刀，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警惕地注视着山道两边的丛林峡谷。他这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生死危险，见识过多少英雄豪杰，留下了多少死里逃生的记忆，现在经验又在提醒他，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危险之中。那三个怪客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不正象猎手看到猎物落进陷阱一般。

而这陷阱究竟在何处？肖谷华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正是最使他心焦的地方。

难怪连手都不由自主地按到了金刀上。

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他从来都是不到正式交手，手不摸金刀。即使正式交手，不遇强敌，也是刀不出鞘。

三湘武馆位于长沙府北门正街。三进花厅，内外两堂，练功房，习武坪，红砖高墙，朱漆大门，牌楼高耸，极为气派。嘉庆十九年，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五省武林

高手聚会长沙府，在协和坪设擂比武，以武会友。当时巡抚及藩、臬各道衙门的官员都来观擂。其时广西一名自称崆峒派的高手连败湖南数名武林名宿，挂出“踏平三湘，天下无敌”的对联，气焰十分嚣张。三湘志士忿忿不平。肖谷华奋然上擂，凭着一口八卦金刀和一手金镖绝技，击败了广西崆峒高手，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名噪一时。在官府支持下，三湘志士捐款修建了这座“三湘武馆”，推举肖谷华为“三湘武馆”馆主。肖谷华为人正直，生性豪爽，尤重武德，在武林中很有威望。凭着他的声名和武艺，三十年来，“三湘武馆”在南北五省行镖，从未有失。现在武馆已有馆丁数十，门生数百。肖谷华因年事已高，早有心把武馆交给儿子肖长庭。馆中人才济济，儿子长庭自幼随他习武，又相助经营武馆多年，武功精湛，江湖上声誉日隆，哪用他白发年华风餐露宿前来跑镖？

却说这日，肖谷华正在后厅歇坐，馆丁给他送来一张拜帖。接过帖子一看，他不觉暗自吃惊，怎么朝中的旻王爷派特使来拜会他？他赶紧整好衣冠出厅迎接。

特使带着两名随从，青衣小帽走进大厅，对肖谷华拱手施礼道：“旻王爷久慕肖馆主大名，特差小人前来拜会。”

肖谷华连忙回礼道：“大人见笑，肖某何能何德，敢蒙王爷错爱。特使大人请坐。”

馆丁沏上香茶，宾主坐定。寒暄数句，言归正传，肖谷华开口问道：“不知王爷差大人前来有何吩咐？”

特使眼光缓缓扫过四周，没有回答。

肖谷华袍袖一拂，厅上馆丁退下。

特使轻轻一击肥厚的手掌，随从呈上一只金漆木盘来，

盘内黄澄澄的是金砖和白花花的是大元宝。

肖谷华摆手正色道：“王爷恩典，小人心领了！但肖某无功不敢受禄，请特使大人……”

特使哈哈一笑：“肖馆主，这份金银是王爷也不会白送，王爷慕你武功卓绝，名扬四海，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特差下官来委托你护一趟镖。”

肖谷华忙推辞道：“肖某功疏艺浅，徒有虚名，恐难当重任。王爷的贵重镖物何不派官兵护送？”

特使笑道：“若是官兵能送就不会来麻烦肖馆主了。此镖是送往苗家山寨的礼物，非得肖馆主亲自出马不可！”

肖谷华双眉紧蹙：“请禀告王爷，三湘武馆旨在振兴武术，健身强民。保镖护院，非我份内之事，恕肖某不能从命。”

特使脸色一变：“肖馆主从不护镖吗？”

肖谷华正色道：“三湘武馆从不护官镖！”

特使面皮一红，似有发作之意，旋即哈哈一笑：“肖馆主果然名不虚传！是条汉子！佩服！佩服！不过，若是此趟镖关系到拯救成千上万条性命，肖馆主也会撒手不管吗？”

肖谷华一怔：“此话怎讲？”

特使缓缓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肖谷华：“肖馆主请过目。”

肖谷华拆开书信一看，是旻王爷的亲笔信……看完信，肖谷华默默无语。良久。他霍地起身，拈须言道：“既如此，肖某接下这趟镖了！”

特使抚掌笑道：“义士，真不愧是三湘义士！”

……

这趟镖确是关系重大，肖谷华不得不亲自出马来跑这一生中最后一趟镖。他下了决心，了却这趟差事，就金盆洗手，歇马封刀，撒手不管武馆的事了。几天来，他日夜兼程，还算顺利，没承想快到目的地时，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肖谷华在马上沉思：京都前来托镖的三个人都是乔装密行，我半途接镖更无半点差错，为何沿途竟会有人暗中跟踪？难道有人泄露了消息？来“趟水”的三个怪客究竟是什么人呢？既知底细，敢在我们商队面前“亮彩”的，决非等闲之辈。

肖谷华心内狐疑，但使他渐渐心安的是，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堵陡峭绝壁。那绝壁高逾十丈，拔地而起，石缝中长出许多藤葛岩松。绝壁顶端突兀峥嵘的奇岩怪石，宛如一匝亭阁倚天，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一条蜿蜒小道，丝线般悬在岩壁上。

众人在岩壁前立住马。肖谷华抬头仰望峭壁顶端的“倚天阁”，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眼前的“倚天阁”属三青帮帮主周金堂的地盘。肖谷华与周金堂有八拜之交，情宜甚笃；而周金堂久踞武陵山区，和武陵十八寺的僧众、苗岭十八寨的土司头领过从甚密。肖谷华解镖进山之前已派人与周金堂打了招呼，因此只要进了“倚天阁”地界，这趟镖就算万无一失了。

肖谷华跳下马鞍，高声喊道：“朱牧！”

“在！”那位殿后的三十多岁客商匆匆跑近身来，“馆主有何吩咐？”

“备好花红拜帖，下马入阁。”

“是！”十余坐骑纷纷下马，紧跟在肖谷华身后，登上了绝壁石径。

倚天阁云封雾锁，怪石嶙峋。众人小心翼翼，面壁而上。脚下那条路不知是哪个朝代什么人所开凿，宽不盈尺，险要处只能壁虎一样巴着石壁上的缝隙和藤萝，贴壁而行。众人施展轻功，逶迤行至阁顶，见石门早已洞开。洞中泉水潺潺，火光闪烁。

朱牧行至洞门前，手捧拜帖举过头顶，高声唤道：“烦请通报，三湘武馆肖谷华拜会周帮主！”

洞中走出两个大汉，接过朱牧的拜帖，冷冷地瞟一眼众人，说声：“请。”随即转身引路。肖谷华等人和四个捧着银盘礼品的镖师鱼贯而入。

洞径幽深，两旁石壁上插着松明火把，火光忽明忽暗。愈往里走火把愈稀。将近三青帮内阁时，几乎一片漆黑。那前面引路的两个大汉加快了脚步。肖谷华感到奇怪：往日三青帮内阁日夜明烛高烧，阁堂两边石壁上凿的几个石斗内贮满松脂油，点燃以后，把个议事的“内阁”照得如同白昼。可今日怎地竟一片漆黑？正在猜疑，忽然“砰”地一声，洞中仅有的一支火把灭了，“呃——”，身后又传来沉重的撞击声。肖谷华不由悚然一惊：“怎么铁门也关闭了？”他万没料到在倚天阁内竟会有这些变故。莫非这山洞已经易主，周贤弟遭了不测？

没有时间容他多想。“呼！呼！”两声风动，黑暗中两名大汉左右袭来。肖谷华双肩微沉，双掌运功，倏地疾拍而出。“蓬！蓬！”——危急中使上了十分劲力，两大汉未及

近身，竟被击得斜身倒飞回去，沉重地撞在石壁上。“哼！小小盗贼！”肖谷华冷笑一声。言犹未了，身后一股冷风袭来，此人出手迅捷，使的似是大力鹰爪神功，直扑他的背上包袱。肖谷华无暇细想，将身一闪，脚尖点地，一个“玉猫探穴”朝前一蹿，一掠数丈，抢入了内阁阁堂之中。

此刻，众镖师正在互相靠拢。黑暗中传来朱牧焦急的喊声：“老馆主，你在哪里？”肖谷华朝发声处摸索前云，朦胧中一道黑影落在他面前。肖谷华挥掌一击，“当！”震得他五指发痛，虎口流血，原来是一道铁板闸！

倚天阁内竟遭贼人暗算，身陷铁板石窟。肖谷华不禁勃然大怒，“嗖”地拔出背上的八卦金刀，五指在刀背一扣，金刀发出嗡然长鸣，在洞中回荡起来。他厉声喝道：

“有胆的贼子，出来会会肖某！”

“哈哈哈哈哈——”黑暗中传来一串笑声。

接着“嗤”地一声，火光一闪，霎时内阁石壁上的油灯一齐亮了起来。武陵道上那三个“趟水”的贼人——身躯魁伟如铁塔的络须大汉，单单瘦瘦的白面书生，矮矮墩墩的红脸老头，傲然立在肖谷华面前。

“你们？”

“对！正是我们！”

肖谷华面色铁青，浓眉倒竖，厉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周金堂呢？”

络须大汉一抖手中钢刀，冷笑道：“哼，你这朝廷的鹰犬，也配问俺们兄弟？快将包袱呈上来，饶你不死！”

肖谷华闻言脸色倏变，双睛冒火，哪里按得住心头怒气？他“哇”地大叫一声，身子腾空而起，如同凌空大鹰直

扑三人。络须大汉叫声：“我来！”钢刀往上一迎。只听得“当”地一声，金光闪处，络须大汉的钢刀被摆在一边，刀锋被肖谷华的八卦金刀磕了个缺口。肖谷华刀锋急转刺向那白面书生和矮胖子。他一招分袭三人，使三怪客大吃一惊，方知肖谷华的八卦金刀果然名不虚传。三人不敢怠慢，腾挪跳跃，一把钢刀，一把铁折扇，一只铜人爪，将肖谷华团团围定。

肖谷华力敌三人，十余招过后，便感吃力。高手过招，出手便识根底，肖谷华心中明白，这三个人绝非寻常草寇，络须汉那把钢刀使的北路刀法，呼呼盖顶而来；白面书生那把铁折扇时开时合，疾进疾退，时时笼罩着自己全身三十六大要穴，诡诈无比；矮老头的铜人爪神出鬼没，一有机会就直抓背上包袱。无疑这三怪客的目标就是直冲他背上这个包袱来的。肖谷华看看难以抵敌，唯恐人伤镖失，不觉陡露杀气。他右手金刀一抡，左手往镖囊一扣，大喝一声：“当心，响金镖。”

响金镖是肖家世传绝技，此镖用青竹蛇、银环蛇、五步蛇三种蛇毒煨成，见血封喉，十分厉害，江湖上称之为“三毒追魂镖”。肖谷华承师习得此镖后，只作防身之用，不到万不得已时，从不轻发。他使镖意在警告敌人，故在毒镖柄上装了个芦管小哨，发镖后迎风长啸，以示毒镖出手，后来在江湖上挣得个美称曰“响金镖。”此刻，那三人听到“响金镖”三字，不觉一怔，连忙低头闪避。其实，肖谷华只是虚喊一声，并未发镖。不意歪打正着，三怪客未听得镖响，不知何故，反而更加慌乱。肖谷华见三人仓皇躲避，乘机舞动金刀，一个“秋风扫叶”，只听得“呛啷啷”一阵硬响，

白面书生、矮老头手中的铁折扇和铜人爪脱手而飞。络须大汉惊魂未定，勉强举刀来迎。肖谷华趁势欺身而进，挥刀一劈，“当！”络须大汉那把钢刀竟折为两截！肖谷华递进一步，金刀直挑络须大汉前胸……此刻，络须大汉已是闭眼等死。

“噯！”一条人影疾飞而至，一道银虹直射肖谷华喉头。肖谷华急忙回刀封门，那银虹倏地又缩了回去。肖谷华见那人用黑纱蒙面，只露出一双滴溜溜的眼睛。他厉声喝问：“你是什么人？”那人并不答话，一双眼睛盯着他背上的包袱。肖谷华知他是三个怪客一伙，意在夺镖。他不敢大意，手中金刀一抖，宛如游龙上下翻飞，金光闪闪，直取蒙面人。那人身子十分矫捷，一口剑上下翻飞，寒光点点如浪花般直洒过来，两人斗了十余合不分胜负。络须大汉和白面书生、矮老头都退到一旁，看得眼花缭乱。

蒙面人的剑法飘忽莫测，奇诡多变。看来他意不在伤害肖谷华。猛见他身形一长，银虹疾吐，直指肖谷华肩头。青光闪处，“嗤”地一声，肖谷华左肩上的背带被剑头挑断，背上的包袱往下滑。肖谷华大惊失色，此时蒙面人的剑尖又闪电般指向他的右肩。肖谷华将心一横，拼着肩膀被刺伤，挺刀直取蒙面人的面门。他要揭开此怪客的庐山真面目。蒙面人急忙回剑护面，“当！”刀剑相碰，火星迸射。肖谷华退后两步，低头看那金刀，刀口上被磕了一个米粒般的小口。他抬头细看对方手中宝剑，猛然醒悟，失声惊叫：“碧霄剑！你……你是周金堂？”

蒙面人慢慢地摘下脸上的黑纱。果然是他！肖谷华一腔血涌上头顶，他万万没想到，要夺取三湘武馆镖物的竟是曾与

自己八拜之交的周金堂，真是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啊！他不顾四周，朱牧和众镖师俱都不见，自己一口金刀对付四人，势单力薄，只恐镖物难保。情急间，他退后一步，去摸腰间镖囊。只听得“呼啦”一声，头顶黑糊糊一物落下，原来是一张大同蒙头罩下，肖谷华金刀坠地动弹不得……

这时，络须大汉右手一扬，一物直朝肖谷华脸上飞去。“啪”地一声，扬起一团白粉。肖谷华眼前一阵模糊，顿时软瘫在索网中。

第二回 凶侍卫一箭双雕 怪石林英雄喋血

夕阳西下，暮鸦归林。山脚小客店里，肖谷华迷迷糊糊地昏睡已有小半日了。在似醒非醒中，他听得有人在耳边呼喊“老馆主，老馆主……”那声音仿佛异常遥远。

肖谷华睁开沉重的眼皮，看见朱牧跪在床前。他吃力地动了动嘴唇：“朱牧……”朱牧惊喜道：“老馆主，您到底醒啦！”肖谷华环顾四周，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我怎么会在这里？”朱牧嗫嚅道：“老馆主，倚、倚天阁被人劫走了镖，因畏馆主英名，不敢加害，把您、把您给送了出来。”“弟……弟兄们……呢？”朱牧道：“老馆主放心，大伙都在。来人，快给老馆主备汤。”

一碗参汤下肚，肖谷华顿觉清爽了许多，从床上霍然坐起，倚天阁的遭遇记忆犹新。他心想，周金堂见利忘义，勾结江湖怪客，用这样卑鄙手段暗算自己，夺镖而去。贼子们只道那顶珠冠价值连城，哪知内藏有旻亲王讨来安抚苗王的圣旨。为了苗山十八峒永息干戈，土家、苗族安居乐业，我才不顾年迈路遥，亲自来跑这趟镖。如今镖物被贼人夺去，怎向旻亲王复命？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把镖讨回来！想到这里，肖谷华在床头的案桌上猛击一掌：“来人！”